



历代笔记小说大观



朝野僉载
云溪友议

〔唐〕张鷟 范摅 撰 恒鹤 阳羨生 校点



历代笔记小说大观



朝野僉载 云溪友议

〔唐〕张鷟 范攄 撰 恒鹤 阳羨生 校点

朝 野 僉 載

[唐] 张 鷟 撰
恒 鹤 校点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朝野僉载 云溪友议/(唐)张鷟 范摅撰;恒鹤 阳羨生
校点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. 11
(历代笔记小说大观)
ISBN 978-7-5325-6356-2

I. ①朝…②云… II. ①张…②范…③恒…④阳…
III. ①笔记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唐代 IV.
①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44980 号

历代笔记小说大观

朝野僉载 云溪友议

[唐]张鷟 范摅 撰

恒鹤 阳羨生 校点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网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网网址:www.ewen.cc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14,000

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,100

ISBN 978-7-5325-6356-2

I·2510 定价:16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校点说明

本书作者张鷟，字文成，号浮休子。唐深州陆泽（今河北深县北）人。曾任率更令、县尉、鸿胪丞等职。《旧唐书》本传说他“开元中，入为司门员外郎，卒”。当时文名藉甚，员半千揄扬道：“张子之文如青钱，万简万中，未闻退时。”人们因之称他为“青钱学士”。新罗、日本也远闻其名，来朝不惜重金购置其文。今存传世著作除《朝野僉载》外，尚有《游仙窟》、《龙筋凤髓判》等。

《朝野僉载》记述唐代前期朝野遗事佚闻，尤以武后一朝事迹为多。举凡政治黑暗、吏治腐败、酷吏横暴、民生疾苦等均有反映，暴露了“贿货纵横，赃污狼藉”的现实世相。另有治病医例、星相占卜、神灵怪异、文坛掌故等资料及琐闻碎语，皆有可观。至于谐噱荒怪纤悉胪载而失之于琐杂，则为后世垢病，洪迈《容斋续笔》卷十二就曾说：“《僉载》记事，皆琐尾撻裂，且多媒语。”当然，以唐人记唐事，耳目所接，毕竟较近事实，故其所录亦为《资治通鉴》等史书所引用。

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张鷟《朝野僉载》二十卷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同，并另增《僉载补遗》三卷。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著录一卷，并云：“其书本三十卷，此特其节略尔。”上述诸本后均散失。明代以后流行有一卷本与六卷本，一卷本有《说郛》、《历代小史》本等，六卷本以《宝颜堂秘笈》为代表。这两者源流体系各不相同。据当代学者赵守俨先生考证，《秘笈》本全部抄辑自《太平广记》，但有遗漏、误收及误抄，致使此本有若干条目记述作者身后之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谓：“《僉

载》乃鹭所作,《补遗》则为后人附益。凡阑入中唐后事者,皆应为《补遗》之文。”无论其是否为臆测,也可聊备一说。此外尚有一种十卷本,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》著录有“许氏有抄本十卷”、“影宋十卷本”、“胡心耘有校宋十卷本”。就“影宋”而言,源流颇早,惜均未能得见。余嘉锡先生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十七云曾见一种十卷本抄本,与《秘笈》比较,乃内容相同,仅分卷有异而已。未知十卷本是否均如此,姑以存疑。

此次校点,以《宝颜堂秘笈》本为底本,参校《太平广记》及《说郛》、《历代小史》各本与有关史书,并参考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斟酌取舍,择善而从,不出校记。

总目

朝野僉载	I
云溪友议	71

朝 野 金 載

[唐] 张 鹞 撰
恒 鹤 校点

校点说明

本书作者张鹭，字文成，号浮休子。唐深州陆泽（今河北深县北）人。曾任率更令、县尉、鸿胪丞等职。《旧唐书》本传说他“开元中，人为司门员外郎，卒”。当时文名藉甚，员半千揄扬道：“张子之文如青钱，万简万中，未闻退时。”人们因之称他为“青钱学士”。新罗、日本也远闻其名，来朝不惜重金购置其文。今存传世著作除《朝野佥载》外，尚有《游仙窟》、《龙筋凤髓判》等。

《朝野佥载》记述唐代前期朝野遗事佚闻，尤以武后一朝事迹为多。举凡政治黑暗、吏治腐败、酷吏横暴、民生疾苦等均有反映，暴露了“贿货纵横，赃污狼藉”的现实世相。另有治病医例、星相占卜、神灵怪异、文坛掌故等资料及琐闻碎语，皆有可观。至于诸噱荒怪纤悉胪载而失之于琐杂，则为后世垢病，洪迈《容斋续笔》卷十二就曾说：“《佥载》记事，皆琐尾擿裂，且多媒语。”当然，以唐人记唐事，耳目所接，毕竟较近事实，故其所录亦为《资治通鉴》等史书所引用。

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张鹭《朝野佥载》二十卷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同，并另增《佥载补遗》三卷。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著录一卷，并云：“其书本三十卷，此特其节略尔。”上述诸本后均散失。明代以后流行有一卷本与六卷本，一卷本有《说郛》、《历代小史》本等，六卷本以《宝颜堂秘笈》为代表。这两者源流体系各不相同。据当代学者赵守俨先生考证，《秘笈》本全部抄辑自《太平广记》，但有遗漏、误收及误抄，致使此本有若干条目记述作者身后之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谓：“《佥

载》乃鹭所作,《补遗》则为后人附益。凡阑入中唐后事者,皆应为《补遗》之文。”无论其是否为臆测,也可聊备一说。此外尚有一种十卷本,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》著录有“许氏有抄本十卷”、“影宋十卷本”、“胡心耘有校宋十卷本”。就“影宋”而言,源流颇早,惜均未能得见。余嘉锡先生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十七云曾见一种十卷本抄本,与《秘笈》比较,乃内容相同,仅分卷有异而已。未知十卷本是否均如此,姑以存疑。

此次校点,以《宝颜堂秘笈》本为底本,参校《太平广记》及《说郛》、《历代小史》各本与有关史书,并参考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斟酌取舍,择善而从,不出校记。

目 录

卷一	7
卷二	17
卷三	28
卷四	39
卷五	49
卷六	60

卷一

贞观年中，定州鼓城县人魏全家富，母忽然失明。问卜者王子贞，子贞为卜之，曰：“明年有人从东来青衣者，三月一日来，疗必愈。”至时，候见一人着青绸襦，遂邀为设饮食。其人曰：“仆不解医，但解作犁耳，为主人作之。”持斧绕舍求犁辕，见桑曲枝临井上，遂斫下。其母两眼焕然见物。此曲桑盖井之所致也。

周郎中裴珪妾赵氏，有美色，曾就张璟藏卜年命。藏曰：“夫人目长而漫视，准相书，猪视者淫。妇人目有四白，五夫守宅。夫人终以奸废，宜慎之。”赵笑而去。后果与合宫尉卢崇道奸，没入掖庭。

杜景佺，信都人也。本名元方，垂拱中，更为景佺。刚直严正。进士擢第，后为鸾台侍郎、平章事。时内史李昭德以刚直下狱，景佺廷诤其公清正直。则天怒，以为面欺，左授溱州刺史。初任溱州，会善筮者于路，言其当重入相，得三品，而不着紫袍。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终。

瀛州人安县令张怀礼、沧州弓高令晋行忠就蔡微远卜。转式讫，谓礼曰：“公大亲近，位至方伯。”谓忠曰：“公得京官，今年禄尽，宜致仕可也。”二人皆应举，怀礼授左补阙，后至和、复二州刺史。行忠授城门郎，至秋而卒。

开元二年，梁州道士梁虚州以九宫推算张鹭云：“五鬼加年，天罡临命，一生之大厄。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《观》之《涣》，主惊恐；后风行水上，事即散。”安国观道士李若虚，不告姓名，暗使推之。云：“此人今年身在天牢，负大辟之罪乃可以免。不然病当死，无救法。”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，敕令处尽。而刑部尚书李日知，左丞张廷珪、崔玄昇，侍郎程行谋咸请之，乃免死，配流岭南。二道士之言信有征矣。

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疯，惟鼻根未倒。属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欲进，或言肉可治疯，遂取一截蛇肉食之。三五日后渐可，百日平复。又商州有人患大疯，家人恶之，山中为起茅舍。有乌蛇坠酒罍中，病

人不知，饮酒渐差。罍底见蛇骨，方知其由也。

则天时，凤阁侍郎周允元朝罢入阁。太平公主唤一医人自光政门入，见一鬼撮允元头，二鬼持棒随其后，直入景运门。医白公主，公主奏之。上令给使覘问，在阁无事。食讫还房，午后如厕。长参典怪其久私，往候之，允元踣面于厕上，目直视，不语，口中涎落。给使奏之，上问医曰：“此可得几时？”对曰：“缓者三日，急者一日。”上与锦被覆之，并床舁送宅，止夜半而卒。上自为诗以悼之。

久视年中，襄州人杨元亮年二十余，于虔州汶山观佣力。昼梦见天尊云：“我堂舍破坏，汝为我修造，遣汝能医一切病。”寤而悦之，试疗无不愈者。赣县里正背有肿大如拳，亮以刀割之，数日平复。疗病日获十千，造天尊堂成，疗病渐无效。

如意年中，洛州人赵玄景病卒五日而苏，云见一僧与一木长尺余，教曰：“人有病者，汝以此木拄之即愈。”玄景得见机上尺，乃是僧所与者，试将疗病，拄之立差，门庭每日数百人。御史马知己以其聚众，追之禁左台，病者满于台门。则天闻之，追入内，宫人病，拄之即愈，放出任救百姓病。数月以后，得钱七百余贯。后渐无验，遂绝。

洛州有士人患应语病，语即喉中应之。以问善医张文仲，经夜思之，乃得一法。即取《本草》令读之，皆应；至其所畏者，即不言。仲乃录取药，合和为丸，服之应时而愈。一云问医苏澄云。

郝公景于泰山采药，经市过。有见鬼者，怪群鬼见公景皆走避之。遂取药和为“杀鬼丸”，有病患者服之差。

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，医令取铜末和酒服之，遂痊平。及亡后十余年改葬，视其胫骨折处，有铜末束之。

岭南风俗，多为毒药。令奴食冶葛死，埋之土中。蕈生正当腹上，食之立死；手足额上生者，当日死；旁自外者，数日死；渐远者，或一月，或两月；全远者，一年、二年、三年亦即死。惟陈怀卿家药能解之。或以涂马鞭头控上，拂着手即毒，拭着口即死。

赵延禧云，遭恶蛇虺所螫处，贴之艾炷，当上灸之，立差，不然即死。凡蛇啮，即当啮处灸之，引去毒气即止。

冶葛食之立死。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，能解冶葛毒。鸩鸟食水

之处即有犀牛，不濯角。其水物食之必死，为鸩食蛇之故。

医书言：虎中药箭食清泥；野猪中药箭脍茅茆而食；雉被鹰伤，以地黄叶帖之。又：礞石可以害鼠。张鹭曾试之，鼠中毒如醉，亦不识人，犹知取泥汁饮之，须臾平复。鸟兽虫物犹知解毒，何况人乎？被蚕啮者，以甲虫末傅之；被马咬者，以烧鞭鞘灰涂之。盖取其相服也。蜘蛛啮者，雄黄末傅之。筋断须续者，取旋复根绞取汁，以筋相对，以汁涂而封之，即相续如故。蜀儿奴逃走多刻筋，以此续之，百不失一。

永徽中有崔爽者，每食生鱼三斗乃足。于后饥，作鲙未成，爽忍饥不禁，遂吐一物，状如虾蟆。自此之后，不复能食鲙矣。

国子司业、知制造崔融病百余日，腹中虫蚀极痛，不可忍。有一物如守宫从下部出，须臾而卒。

后魏孝文帝定四姓，陇西李氏大姓，恐不入，星夜乘鸣驼，倍程至洛。时四姓已定讫，故至今谓之“驼李”焉。

张文成曰：乾封以前选人，每年不越数千；垂拱以后，每岁常至五万。人不加众，选人益繁者，盖有由矣。尝试论之，只如明经、进士、十周、三卫、勋散、杂色、国官、直司，妙简实材，堪入流者十分不过一二。选司考练，总是假手冒名，势家嘱请。手不把笔，即送东司；眼不识文，被举南馆。正员不足，权补试、摄、检校之官。贿货纵横，赃污狼藉。流外行署，钱多即留，或帖司助曹，或员外行案。更有挽郎、擎脚、营田、当屯，无尺寸工夫，并优与处分，皆不事学问，唯求财贿。是以选人冗冗，甚于羊群；吏部喧喧，多于蚁聚。若铨实用，百无一人。积薪化薪，所从来远矣。

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，赃污狼藉。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，愔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当今之选，非钱不行。”愔默而不言。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选，有铨人引过，分疏云：“某能翘关负米。”湜曰：“君壮，何不兵部选？”答曰：“外边人皆云：‘崔侍郎下，有气力者即存。’”

景龙中，斜封得官者二百人，从屠贩而践高位。景云践祚，尚书宋璟、御史大夫毕构奏停斜封人官。璟、构出，后见鬼人彭君卿受斜封人贿赂，奏云见孝和，怒曰：“我与人官，何因夺却！”于是斜封皆复

旧职。伪周革命之际，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、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，皆被搜扬，不曾试练，并与美职。尘黷士人之品，诱悦愚夫之心，庸才者得官以为荣，有才者得官以为辱。昔赵王伦之篡也，天下孝廉秀才茂异，并不简试，雷同与官，市道屠沽、亡命不轨，皆封侯略尽。太府之铜不供铸印，至有白版侯者。朝会之服，貂者大半，故谣云“貂不足，狗尾续”。小人多幸，君子耻之。无道之朝，一何连类也，惜哉！

天后中，契丹李尽忠、孙万荣之破营府也，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。闻麻仁节等诸军欲至，乃令守囚霁等给之曰：“家口饥寒，不能存活。求待国家兵到，吾等即降。”其囚日别与一顿粥，引出安慰曰：“吾此无饮食养汝，又不忍杀汝，总放归若何？”众皆拜伏乞命，乃给放去。至幽州，具说饥冻逗留。兵士闻之，争欲先入。至黄獐峪，贼又令老者投官军，送遗老牛瘦马于道侧。仁节等三军弃步卒，将马先争入，被贼设伏横截，军将被索缚之，生擒节等，死者填山谷，罕有一遗。

景龙四年，洛州凌空观失火，万物并尽，惟有一真人岿然独存，乃泥塑为之。后改为圣真观。

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，隋曰唐兴材门首。文皇帝移长安城，将作大匠高颀常坐此树下检校。后栽树行不正，欲去之，帝曰：“高颀坐此树下，不须杀之。”至今先天百三十年，其树尚在，柯叶森竦，株根盘礴，与诸树不同。承天门正当唐兴材门首，今唐家居焉。

永徽年以后，人唱《桑条歌》云：“桑条苕，女韦也乐。”至神龙年中，逆韦应之。谄佞者郑愔作《桑条乐词》十余首进之，逆韦大喜，擢之为吏部侍郎，赏缣百匹。

龙朔以来，人唱歌名《突厥盐》。后周圣历年中，差阎知微和匈奴，授三品春官尚书，送武延秀往娶默啜女，送金银器物、锦彩衣裳以为礼聘，不可胜纪。突厥翻动，汉使并没，立知微为可汗，乃《突厥盐》之应。

调露中，大帝欲封中岳，属突厥叛而止。后又欲封，土番入寇，遂停。至永淳年，又驾幸嵩岳，谣曰：“嵩山凡几层，不畏登不得，只畏不得登。三度征兵马，傍道打腾腾。”岳下遘疾，不愈，回至宫而崩。

永淳之后，天下皆唱“杨柳，杨柳，漫头驼”。后徐敬业犯事，出柳